

与流年对酌

子安

这酒，是爷爷酿的。老宅后面那棵桂花树开过三个秋天，才酿出这么一小坛，用的是粗陶坛子，黑乎乎的，抱在怀里，却暖融融的，像揣着个沉甸甸的秋天。爷爷走好些年了，所以这坛酒就是爷爷留下的，一坛凝固的时光。

启封时，“啵”的一声，像从岁月深处吐出一声饱嗝，酒液是清澈的琥珀黄，没有我想象中浓稠浑厚的样子，反而有种澄明的天真，在白瓷碗里漾开去，碗壁便凝结起一层细碎的小珠子来，那是光阴沁透出来的汗。我不急着往嘴里送，只把碗捧在掌心，那温热顺着掌纹慢慢爬上手背，再一寸一寸地往肺腑间自己都不知道凉薄到什么程度的地方去焐。

我的酒量很浅。记得我第一次喝酒是在除夕夜，父亲用筷子头在酒杯边上轻轻一蘸，再点在我嘴唇上，那一小滴火辣辣的、带着奇怪香味的疼，加上窗外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满屋子蒸腾的鱼肉热气，就成了“年”这个字。在我生命里最初的味觉记忆，那不是酒的味道，那是喧闹的、鼎沸的人间烟火气，是团圆被烘烤得滚烫的实体。

后来离家去读大学，夏天夜晚露天排档碰上过塑料杯飘着白沫的便宜啤酒。酒很涩，带着工业流水线上的寡淡。我们喝的不是酒，我们喝的是年轻，无处安放的愁绪，对着星空说下的豪言壮语，拍着彼此肩膀时掌下突出的骨骼带来的硬度与脆弱。杯子上凝结的水珠顺着胳膊往下淌，凉丝丝的，像青春本身，热烈又易逝，酒入愁肠，未成相思泪，倒成了场场语无伦次的大笑醉，醒来之后，前路仍旧大雾弥漫。

再之后就是婚宴上的交杯酒，甜得齁嗓子的酒酿，隆重得像是一场庄严的庆典仪式，两只胳膊傻乎乎地绞在一起，睫毛耷拉下来，不敢往对方瞳孔深处扎得太狠，怕那琥珀色的液面底下藏着一口望不见头尾的深渊之井，一口咽下去就等于签了份甜蜜压人的双边协定，往后各自悲喜都要搅和在一个搪瓷缸里慢慢炖煮着。酒香早就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碰盏时自己无意识地、轻轻地颤了一下手指。

这时候，万籁无声，夜风从半开的窗子吹进来，不知道从哪里带来的草木味，吹在脸上，就像大自然的一声长叹，我端起碗，终于抿了一口。

奇异的，竟不觉得辣，一股温和的暖流，慢慢地流进喉咙里面去，先是桂花香清清爽爽，淡淡地浮上来，就像打开秋天的大宝箱，接着就是糯米饭酿熟以后那股子香味紧紧地裹住这股清香，从舌根底下慢慢地冒出来，泛起一点极淡、极长的苦味，不突兀，不涩口。只是像一脉安静的溪水，告诉你所有甜美的来处，都要经过时间的封存和熬煮。这点淡淡的苦味是这一坛酒最妙的地方，也是爷爷那双被风吹雨打结满老茧的手在酒里留下的无声署名。

我忽然懂了，我这辈子喝的根本不是酒。

除夕那天的那滴酒，咽下去就变成人伦亲眷的喧腾暖意，排档那天的那杯酒，咽下去就变成青春本身的莽撞和愁绪，婚宴那天的那盏酒，咽下去就变成命运纠缠的承诺与迷茫，它们都是酒，只是个引子罢了，掺在我生命各个片段的悲喜里，让我在微微醉醺的状态下更能感受那一刻心跳的质地。

而此刻这一碗，喝的不过是时光罢了，是时光把春花秋月、夏雷冬雪，把离别的风、重逢的雨，把无

数个清晨的露和黄昏的霞，全给收割了，淘洗过，蒸煮过，封存起来，最后酿出的这一碗澄澈又包罗万象的酒。

我不再是一个与外在事件对酌的被动者，我是静静地坐在时光河岸边品尝的人，流年不再是迎面扑来使我跌跌撞撞的洪水，它已温顺慈悲地把自身凝成这碗琥珀光，等待我的审查与和解。

碗里的酒，下去得慢一些，我不再去算时辰了。远方的城市灯火未眠，如同撒落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碎金，只是与我无涉。我守着我的小坛，守着我的碗，守着这一室酒香浸透的、微凉的寂静。

最后一滴酒沿着喉咙往下滚，那股轻淡的苦味老是在舌头上转悠不停，却带出一股子甜味儿来。空碗在灯下显得很温存，就像是一句话完结了，像一个完完整整的句点，也像一个小球儿一样圆滚滚的零，正在等着再次把人世间的美酒盛进去。

夜还长，我同我的流年，才刚刚开始这一场心照不宣的对酌，岁月就坐在我的对面，笑而不语，眉眼安详，就像一个故去的酿酒老者。

借一片黄杨叶过冬

瞿杨生

冬意是渐渐漫上来的。先是玻璃上凝起一层白霜，像是季节呼出的滞重叹息；而后是风，它变得尖削，从门窗的缝隙探进来，直往人的骨缝里钻。我感到一种内在的涣散，思绪恰似曝露在寒风中的蛛网，颤抖着，难以凝聚。这冷，不只在空气里，更仿佛渗进了时间的肌理，让一切都缓慢、粘稠起来。我需要寻一件物什，来镇住这满室的浮摇，来度这漫长的冬。

也不知在案头困坐了多久，窗外一片固执的绿，不经意间引着我走了出去。园子已是满目凋敝。我却与那簇黄杨相遇，它正静静地守在墙角，像一泊沉郁的墨绿湖水，在万物的灰败中，固守着一方不容置疑的疆域。我走近它，指尖触到那叶片，竟是意想不到的坚实与温

存。那不是春日嫩芽的脆薄，也非夏日阔叶的张扬，而是一种经过沉淀的、皮革般的致密，宛若将过往所有的阳光与雨露，都细细密密地纳入了叶脉的经纬。一个念头无端地升起：我想向它，借一片叶子过冬。

这“借”，自然不是寻常的攀折。我选了一片边缘微泛锈色、形态最为饱满的，小心翼翼地采下，如同从一位沉默的哲人手中，接上一页智慧的手稿。

我将它置于书桌一隅。于是，这片墨绿便成了我视野的锚点。当目光因长久的阅读而涣散，当心神被无端的焦虑啃噬，我便望向它。它那规整的椭圆，自有一种安详的秩序，恍若一个微型的宇宙，从容地运转。纷乱的思绪，竟也在这静默的凝视里，渐渐归位，变得条分

缕析。这是借它的形态，来收束我内心的荒芜。

在阅读的间隙，在凝思的片刻，指腹总会不自觉地轻轻摩挲它。那叶面光滑而坚韧，任风霜如何磨蚀，也不曾破损分毫。我想，这便是生命的韧性了。它不与之强硬对抗，只是以一种极致的密度与耐心，将严酷化解于无形。摩挲得久了，那坚韧的触感竟似乎从指尖渗入了皮肤，在心底里，也结成了一层无形的甲冑。这是借它的质地，来铸就我精神的甲冑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静静地看。看那墨绿，如何在冬日寡淡的天光下，泛出一种幽深的光泽。它不似初春那股雀跃招摇，反倒透着一种向内收敛的、笃定的繁华。案头这方寸的绿色，便成了一座微缩

的庭院，一座我可以随时遁入的、安宁的城邦。这是借它的色彩，在我心间，存续一个不凋的春天。

冬日渐深，窗外偶有雪意。那片黄杨叶，依旧安然地泊在案头，它的使命，已然无声地完成了。我忽然懂得，这片叶予我的，从来不止于一片叶。我所借的，是它那沉静的姿态，是它那从容的节奏，是它那将一切外力化为内在力量的、缓慢而坚定的智慧。

冬，终究会过去。那片叶或许会干枯，回归尘土。但案头曾有的墨绿，掌心触过的坚韧，早已悄悄融进生命的肌理。此后每一个欲落的雪天，每一次心神的飘摇，那沉静的姿态都会自心底浮现，随脉搏轻轻起伏，静待时序里的下一场萌发。